



性別作為發展策略：中國的新興婦女組織運動

韓鈴

清華大學社會所中國研究學程碩士

從 1980 年代到 2000 年間，中國新興婦女組織經歷什麼樣的變化？變化的原因是什麼？2005 年正是 1995 年舉辦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後的第十年，簡稱「北京加十」(Beijing+10)，十年後的今天，許多自八十年代發展的組織仍舊存在，一些已經沒落，新婦女組織仍在發展摸索的途中。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明在 1995 年的婦女大會上的發言，將「男女平等」納入基本國策¹，走在中國大城市的街頭往往一抬頭便會看見「男女平等為我國基本國策」的標語，只是，中國新興婦女組織仍在求生存，求發展，仍舊害怕資源短缺組織運作不來，即使目前中國婦女組織仰賴外國基金會的資金賴以生存，但長期發展仍需依靠國家的支持和投入，以及民間的長期支持和認同。

最早的構想是尋找自發性的中國婦女組織，紀錄她們的發展過程，蒐集的文獻資料多以北京的婦女組織為主，三個歷史最悠久自發性的婦女組織均設在北京，其餘三個則設在陝西、河南、雲南，除了這些有實體辦公室的團體外，北京的自發性婦女團體多為網絡形式，幾個禮拜至每個月固定聚會，以沙龍形式討論相關主題，一些組織則掛靠在學術單位下，以發起者的辦公室為主，或在外租個便宜房間，掛起組織招牌。

為更深入了解中國婦女組織發展現況，

2005 年暑假田野行前先訪問了兩位受中華發展基金會補助來台研究的兩位研究生，兩位學生就讀於北京的大學，導師為其校婦女研究中心研究員，兩位同學的訪談給了我關於北京婦女組織的基本圖像，以及 NGO（非政府組織）和國外基金會的一些反思，其中一位同學也在田野期間提供不少幫助。礙於缺少對目前中國新興婦女組織發展現況的資料，我以資訊最豐富的北京為基地，對四個婦女組織的領導者和工作者進行訪談，並參與觀察相關會議和活動，視情況對與會者進行深入訪談或開放性半結構式訪談。

田野之途

2005 年 7 月中的某一天，我踏上大陸田野之行，雖然這並非我第一次赴大陸，卻是第一次到北京，出了首都機場搭車到住處的途中，師傅²告訴我現在的北京如同一位歷盡滄桑的老人臉上露出溫柔的微笑，但我一眼見到的北京卻是灰濛濛看不見百里，這是北京夏日固有的悶濕天氣，俗稱「桑拿天」。北京這個古老大城即將於 2008 年舉辦奧運，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整修，我暫住的地方正好在奧運村附近，比較外環，附近交通還不甚便利，離最近的地鐵站需轉搭公車，但坐計程車又會荷包大失血，第一個禮拜分不清

¹ 1995 年 9 月 4 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明在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明確提出：「男女平等是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胡錦濤總書記在 2003 年中國婦女九大上也要求中國共產黨和全社會要堅決貫徹男女平等基本國策。

² 大陸對司機的稱謂。

東西南北的情況下被迫搭計程車，第二週北京的朋友教我如何利用北京公交網查轉乘資訊³，只要輸入起點和目的地的站牌，就能夠獲得各種乘車方案和詳細轉乘資訊，省去許多師傅利用乘車客人是外地人繞遠路的費用，缺點是搭公交非常耗時，且公車站牌繁多，同一站有分東西兩面，同一方向也通常有好幾個站牌，每次拜訪一個團體要提前一兩個小時出門，避免等不到車和路上塞車耽誤時間，遇到上下班顛峰時間還得人擠人在公車上站上一兩小時，但多數北京人習慣這樣的生活，幾位住北京的朋友上下班還得花個一兩個小時來回，我也逐漸習慣這種生活步調，在車上晃個一兩小時，觀察來來往去的乘客，並樂在其中。

北京城方正，東西邊各有對應的城區及城門，北京人辨別方向就是依照東西南北方位指示，訪問者通常告訴我她所在地點是下車的哪個方位，但只要一下車我總分不清東南西北，必須問上幾位路人才能找到地點，北京人獨特方位感讓我這個只懂得左邊右邊的台灣土包子花了好一陣才摸清方向。北京城非常大，住在東區和西區的人除非有要事或工作，鮮少會到對方的地盤去，南區更不用說了，因研究之故我坐著公車繞了北京幾趟，幾次從東邊出發，幾次從西邊，兩邊的風景不同，東北邊明顯較繁榮，南邊則經濟較差，一次訪談的途中遇到一位女孩，女孩緊張地問我如何到南邊的某個地點，我說我正好也要到那，她說她住在西北邊，從沒到過南邊，對西邊各地點瞭若指掌，但對南邊一點概念也沒有，花了一個上午轉乘公車又搭地鐵，身上只剩幾塊錢，還好最後終於坐對車，這個經驗讓我對北京這個大城有了新

的看法，體驗這個城市生活才能夠更加深刻了解這個城市孕育出的許多人事物。

田野簡介

此行我以北京四個新興婦女組織為研究主軸，針對領導者和參與者作深入訪談，前三個組織均在 1995 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前後成立，組織領導者均有參與世婦會非政府組織論壇，第四個組織則是 2004 年成立，組織運作尚在成形中。這四個組織服務方向均呈現差異，但都以女性弱勢群體為主要服務對象，如：打工妹、離婚婦女、弱勢婦女的維權項目、女同志。

除了針對這四個組織做深入訪談，我也在田野期間參與多項會議，並參訪歷史最久的天津的婦女研究中心。北京和天津間每天有好幾趟直達車，有專門售票窗口，可惜我選了個陰鬱的大雨天走訪天津，又因訪問老師提醒我不要搭車站的出租車，要攔路上流動的車，我涉水走了好幾段路才搭到車，天津那天雨下得特別大，水將馬路積成了河，車流不順，我膽戰心驚望著路旁涉水而過的人們，水淹到膝蓋，腳下感覺到水在車底下流動，不遠處一輛公車行駛過，竟有一陣陣浪花拍打著車子，分不清究竟車子是開在路上還是浮在水上。歷經千辛萬苦抵達中心後，中心主任熱心款待我這個後生晚輩，邀我住中心一晚長談，等隔天水退再回北京。

我也走訪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在其附設圖書館搜尋中國婦女組織發展資料，北京婦聯因是國家單位，隔壁附設的旅館富麗堂皇，門口把關得緊，出入需登記時間籤條並請訪問者簽名，還好有北京朋友

³ 詳細北京市公車轉乘資訊可查詢：北京公交網 www.bjbus.com.cn、北京通 www.bjtong.cn；搜尋引擎則以擺渡 www.baidu.com 和搜狐 www.sohu.com 為主。

一塊來訪，不至於刁難。八月底，我參與由中國婦聯和中國婦女研究會舉辦的「2005年中國婦女研究會年會暨『北京+10』論壇」，除了觀察與會者的互動，也進一步得知目前中國政府對婦女組織的方針動態，會上重要婦女委員雲集，各地重要婦女組織領導者、實作者、婦女學者紛紛進京參與會議，並至北京民族文化宮參觀紀念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十週年的「中國婦女十年發展成就展」。

雖然我在台灣時已先蒐集許多中國婦女與性別研究相關研究文獻，為求完善，田野期間先前往北京國家圖書館蒐集大陸出版的中國婦女組織相關文獻，無奈國家圖書館借還書有一定規章，我只得查閱後商請大陸同學幫我借出複印。訪談期間我蒐集各組織宣傳手冊、內部發行書籍、出版手冊、未出版手稿等，聯繫《中國發展簡報》索取NGO名錄，並聯絡幾個重要國際基金會，希望取得目前婦女組織的資料，由於當時正值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十年整，中國婦聯婦女研究所也出版幾本十年回顧的婦女統計年鑑和相關重要婦女運動文獻，我也一併蒐集，期望能對中國婦女運動和婦女組織發展現況有更詳盡的了解。



紀念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十週年展覽。

田野心得

此行接觸的婦女運動者(female activist)約有近五十位，深入訪談的有十一位，以重要婦女學者、北京婦女組織領導者和工作者、性別與發展實作者為主，會議和活動中進行開放式訪談的約有十五位，以婦女與性別研究學者為主，少數幾位則為活動參與者。深入訪談的十一位婦女運動者，其中六位為北京婦女組織的領導者或工作者，其餘五位為重要婦女研究學者，包括性別與發展的實作者。

在台灣聯繫不易，我先打聽七月底在上海召開的婦女學建設會議，透過介紹得以參與，參與者都是已在中國各學校教授婦女課程、或有心建設婦女研究學科的大學教師，一些與會者也同時身兼婦女組織的顧問或組織者，我也因此對中國各省婦女組織的現況有個大略的背景知識，幾日來的熟悉，我也建立日後拜訪深入訪談的機會，並透過介紹獲得北京婦女組織資訊。

回到北京後我開始聯繫訪談，針對四個有實體辦公室的婦女組織的工作者進行訪談，三個發展較早的組織均有相當規模，她們都提到資助資源短缺和不穩定的問題，因此各組織發展其募款方式，依各組織專長發展能夠收取穩定收入的項目，如：專業心理諮詢、代理訴訟案件、打工妹職業技能培訓，除此之外這些婦女組織也定期招募志工進行培訓，提供組織穩定的人事來源，其中一個組織每年定期舉辦民間募款活動。這三個組織經過十多年的發展，起初靠領導人一手擔起組織發展要務，掛靠在領導人的單位下，隨著組織逐漸壯大，組織也必須獨立自主，才能夠有更自主的運作空間去對外尋求資源。幾個組織工作者均表示現在中國對NGO的管理辦法仍需改進，註冊為民間非營利組織非常困難，需要掛靠單位作擔保人，自主運作空間

較小，因此多數較有規模的民間組織均註冊工商，才能夠置產開單據。這些婦女組織過去依賴國外基金會的資助得以茁壯，但這些資助並不穩定，因為國際基金會補助方向每天都在變動，她們憂慮隨時可能會沒有補助。婦女組織工作者認為需以倡議(advocacy)方式讓政府認可她們的存在，並建立企業間的合作關係，組織的未來才能穩定發展。我走訪的幾個婦女組織在形式上並不符合西方理論定義下的非政府組織(NGO)，但她們的確具備NGO精神，而這個精神則是國外基金會所想要孕育的市民社會基礎。我思考在中國的威權主義下，這是民間組織發展的另一種方式，不是對抗，而是從旁建議，幫助弱勢發聲，中國新興婦女組織了解自己的處境，所以在國家、國外基金會、民間的服務人群間策略性地運作手中的籌碼，而這個籌碼是「性別」。

婦女組織工作者對資源補助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近幾年國外資助基金會的方向均在「組織能力培訓」(capacity building)，早期國外基金會針對扶貧發展、弱勢婦女、少數民族、生育健康等議題均有專案補助，但察覺短期的補助並不能夠成就長時間的組織的穩定發展，如何讓補助組織獨當一面才是長



隱身在北京胡同裡的民間組織。

期之計，2004 年底針對中國最早的六個民間婦女組織進行能力培訓，去年起也針對組織的工作人員進行培訓，培訓內容以NGO治理和內部管理為主要內容，也針對NGO的合法化、治理與內部管理、調動資源的能力、人才的培養與儲備。外國基金會對NGO的定義非常廣泛，主要重視的是民間自發精神，這些被培訓的組織可以是單位的研究機構或實體民間組織。一位婦女組織工作者說目前組織發展的困難是「如何持續項目（計畫）、增加競爭力、區分創新，近幾年來許多同類型的組織紛紛出現，但資助基金會仍舊是那幾個，因此必須發展出自己的生存之道。」

此行給我最大的啟發是這些婦女組織尋求發展的精神，她們的發展歷經階段性變化，但持續不變的是她們對關注婦女群體的投入，從不同角度詮釋「性別」這個概念，我看到的是新興中國婦女組織如何在全球趨勢、中國政府、民間力量間，以性別作為策略尋求發展和生存空間。

田野尾聲

參與婦女相關會議、參訪國家單位、參觀婦女相關展覽，這些活動增加我對目前中國婦女發展氛圍的基本認識，無論是會議形式、討論議題等，均對我的研究問題有非常大的啟發。「性別」概念在中國新興婦女組織的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婦女運動者、組織領導、婦女研究學者、扶貧發展實踐者等均對性別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認識，提供資金支持的外國基金會對性別也有不同的解釋和補助方向，中國政府在基本國策的前提下，將性別解釋為男女平等但跨越性別的議題卻有著不能踩踏的界線，這個模糊的界線和解釋空間，成為新興中國婦女組織的主要發展策略，也是組織分化競求資源的開始。